

◆ 黄全愈 \ 著

中国的中学生屡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

而当今中国尚未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人才

这是不是发人深省的、中华民族的一大困惑？

素质教育

在美国

Quality
Education
in
America



—— 留美博士眼里的中美教育



广东教育出版社

◆黄全愈／著

Education 素质教育在美国



留美博士眼里的中美教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素质教育在美国：留美博士眼里的中美教育/
黄全愈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2

ISBN 7-5406-4222-X

I. 素… II. 黄… III. 教育-对比研究-中、美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269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 插页 220 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7 次印刷

ISBN 7-5406-4222-X/G·3868

印数 270 001—280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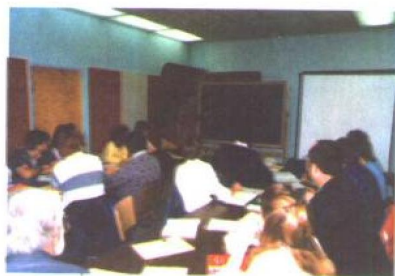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Quality 素质教育在美国 in Education

黄全愈与美国司法部长(右二)理查德·索恩伯格合影。左一为宾州约克学院院长约休博士,右一为教务长迪米斯特博士。



黄全愈给柳州市一千多名中小学校长和教育管理人员作教育改革的学术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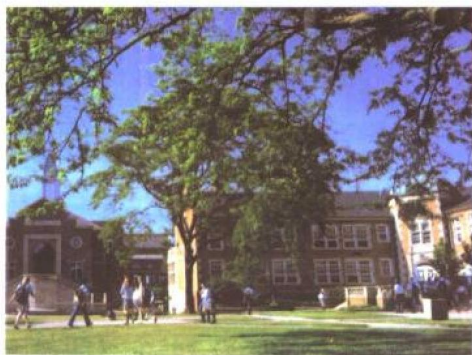


黄全愈在上课。美国教室的秩序可用“乱七八糟”来形容。虽然学生们坐无坐相,但思维极其活跃,常常有“如果人是猴子变的,为什么现在猴子还是猴子,人还是人?”之类的反问。在座的“学生”中有四位是美国教授,也常常与他人一道“瞎起哄”。



毕业典礼后,黄全愈一家与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奎茨博士合影留念。

Quality 素质教育在美国 in Education



美国 Culver 私立高中校园。



该私立高中女子划艇队在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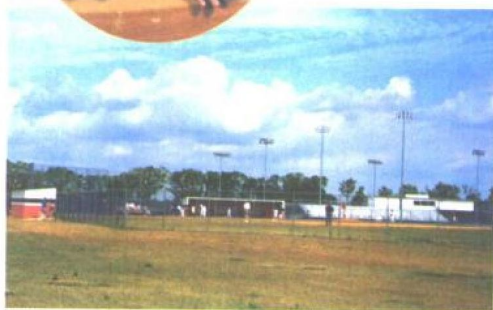
矿矿曾就读的美国某公立小学的近十个足球场。



这是两次击败全班美国小朋友获“拼写擂台赛”第一名时的矿矿。



美国某公立高中。如果矿矿不到私立高中读书的话，将会到这所高中学习。读者所看到的建筑物前的空旷地带是该高中的约三分之一的停车场。



该公立高中的棒球场和看台。

低年级的提琴手在演奏。着红衣者为矿矿。坐着的为有疾在身但又顽强地不愿放弃表现自己机会的女孩。



矿矿曾就读的美国某公立小学。



Quality in

素质教育在美国

Education



这是矿矿小学六年级天赋班全体成员和两位老师的合照。墙上的向日葵象征着美国的未来，着红衣的男孩公开宣称将来要成为美国总统。



矿矿所在的足球队合影。



六年级小学生们在毕业典礼上合唱。台下坐者为参加典礼的家长。

万圣节（中国人恐怕会称为“鬼节”）前，学校让孩子们穿上自己的服装展示给家长看。有一年，牛津市的三位高中生穿上KKK（三K党）的传统服装，引起轩然大波。





◆黄全愈·简介

黄全愈，生于柳州。壮族子弟。土插队，洋插队，打短工，“磨”洋工，老三届，七七级，工农商学兵（如果黑五类的红卫兵也算“兵”的话），全都沾边。抓锄头三年，拿榔头七年，“走读”四年。198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赴美讲学，1989年获美国 Villanova 大学“人的组织与管理科学”理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 Miami 大学“教育管理”哲学博士学位。插队时就开始“爬格子”，1976年才有印成铅字的作品。现已在中、美、英等国出版了尚未等身的中、英文论著。在中国的大学读过书，教过书；也在美国的高校念过书，教过书，研究过教育理论。近年，又挽起裤脚“下海”当儒商，在美国办了间叫“HCK”的公司——其实还是殊途同归，周旋于中、美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企业管理、人才培养等教育“本行”。

责任编辑\周伟勋·封面设计\黎国泰·责任技编\梁玉玲

目 录

引言	(1)
一、创造性能不能教?	(7)
尴尬的问题	(7)
绕不开的定义	(10)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23)
创造性不能“教”	(29)
二、能不能用左手写字?	(33)
又一个尴尬的问题	(33)
中华民族的迷惑	(35)
人有哪四种行为?	(37)
素质教育的盲区	(55)
三、要不要投自己一票?	(67)
谁来射点球?	(67)
竞选班代表	(77)
投不投自己一票?	(84)
四、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94)
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94)

长辈是不是孩子的朋友？	(101)
要不要尊师爱生？	(110)
五、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116)
有没有统一的是非判断标准？	(116)
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119)
“没商量”的“天条”	(126)
六、到大学阶段才做学问吗？	(149)
初级教育打基础，高级教育做学问	(149)
往车上装货，还是给车子加油？	(151)
做研究的目的	(164)
七、教育要不要平等？	(181)
平等的困惑	(181)
不平等的三个永恒前提	(182)
三个概念：平等、公平、公正	(183)
平等概念对教育的迷惑	(185)
公平概念对教育的困惑	(186)
公正概念对教育的诱惑	(208)
八、要不要惩罚孩子？	(211)
儿子经历的惩罚教育 ABC	(211)
惩罚孩子的目的是什么？	(224)
自己改造自己？	(230)
九、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观念问题	(243)
到底什么是教育之目的？	(243)
要计算器还是计算技？	(249)
中国初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最佳组合？	(259)
孩子能不能对长辈说“不”？	(265)

乌龟比兔子跑得快吗?	(273)
十、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体制问题	(277)
要不要取消“高考”?	(277)
要不要专业对口?	(284)
要不要给教育工作者留下“铁饭碗”?	(304)
要不要外行管理内行?	(309)
后记	(312)
参考资料	(316)

引 言

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

——引自一个古朴的水桶定理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选修教育专业的不多，坚持读完的更少。

说来有点儿俗，我选修教育专业的动力，来自那个插队时还似懂非懂的“水桶定理”。

农伯说：“小黄，其他可以了。还是弄弄最差那块桶板……”

20年后，远渡重洋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洋插队”。教授说：“Mr.Huang，还是选修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能在影响或者决定性影响贵国发展的有关专业吧……”

20度春秋，浩海如烟，竟然时空交错，殊途同归，还是周旋于那块最差、最短桶板的深邃哲理。

1993年拿到博士学位至今已五年有余，小“洋”楼有了一栋，虽不是豪宅，也占地近六市亩。

有初通风水者耳语：此宅很有点风水，四已得三——“前有横流”（小溪），“后有靠山”；“左有青龙”（道路），只缺“右有白虎”。

妻问：“什么是白虎？”

此君讷讷一笑：“Good question!”

博得众人哄堂。

后来把服役多年的道吉轿车换成凯迪拉克，教授们就有人半揶揄半赞叹为“美国梦”。

但我自己心里常常有点莫名其妙地不安！

一天夜里，梦回插队时群山中那泓碧波粼粼的水库，我在光着身子“泼鱼”——当地一种捉鱼的方法，即围堰般围好一小片水，将堰中之水一桶一桶地“泼”到外面，直到堰内的水差不多干了，才抓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不管堰堤围得多好，漏水总是难免的，这样“泼鱼”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且泼水的桶一定要好。不然，漏进堰堤的水比泼出去的水还快还多，就永远别想抓鱼了。

那夜的梦中，鱼儿都蹦档了，水就是泼不完……

猛一抬头，只见户主阿奇在笑。

再一低头，发现手中的桶桶板参差不齐，根本盛不了水。

于是，我醒悟了，那个促使我选修教育专业的原动力常常暗地里作弄我，搅得我不能安宁。

又于是，这种内心的不安成了一股骚动，进而变成一种冲动！我想为曾经养我育我的那片土地写点东西，写一本有关教育的小册子。

怎么写呢？

在美国流传着一个笑话。

有个美国人，大概还是个学者，访问中国一个月，回来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他第二次访华，待了三个月，这次只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后来，他又到了中国，一待就是一年，返美后竟然没有提笔写作哪怕只言片语。

人们觉得奇怪，怎么会待的时间愈长写的东西愈少？

此公意味深长地笑笑，才说：“当你对某个事物了解得越多，你会越发感到自己了解的太少。我在中国待了一年，我发现中国文化是那样博大精深，反而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太渺小、太肤浅，以致无从下笔。”

我总觉得这个笑话是在说我。

刚到美国时，应邀作演讲，最喜欢听众提问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什么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是在起跑线判决学生，而美国高教是在终点线判断学生；什么中国的教育观念崇尚父母与子女般的师生关系，而美国的师生形同路人……

说的滔滔不绝，听的津津有味。

但是当我对中、美教育比较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入，研究得越系统，越不知道怎么回答美国听众的提问。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的孩子在美国学校都那么出人头地？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落后？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很好，为什么留学生的孩子一旦回到中国就根本无法跟班？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美国是公认的科技强国？

.....

越了解得多，越研究得深，就越感觉答案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就越欲言又止，欲罢不能！

越想找一个全面系统的答案，就越觉得没有找到答案。

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按要求，设计了有关课程的教案。

有一位热心的教授看我的讲义后，表示满意。但很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我多次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但不少地方只有质疑，没有答案。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这不好！

第二是讲义中有错别字，过去是学生可以有错别字，当了老师就不允许了！特别是要板书在黑板的，一定要谨慎！

老教授对我的厚爱显而易见的，我诚惶诚恐地表示自己的深深感激，并作了修改。

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多位教授对我的提问让人难以置信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

有一次，我对一个问题穷追不舍，一位我十分敬重的知识非常渊博的教授稍有愠色地抬起眼睛对视着我，说：“我已经告诉你啦，我不懂！”

我的一位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的教授更是坦诚：“我一向对哲学感到头痛，你今天对‘我’和‘自我’，‘无意识行为’

与‘有意识行为’这两组概念的纵横交叉坐标的哲理论述，还有‘概念’和‘观念’的异同分析，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哲理思维成问题……”

只有神才是完美的，但尘世间没有完美的神。

我不是教育理论权威，我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和成功的实验，对许多教育问题也找不到完整的答案。但我有不解的惶惑，有百思后的疑问，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真实的思考。

我想把我的不解、疑问、经历和思考写成一本小册子，与我大洋彼岸的同胞交流！

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不求结果，只求过程？”

我想起了那位我十分敬重的知识非常渊博的教授稍有愠色的眼睛。

没有过程哪有结果！？

有“不懂”才会有“懂”！

没有启疑哪来解惑？

中国的中学生屡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但中国高校从来没有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人才，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百慕大三角区”似的迷惑？孩子的创造性能不能由老师来教？有了计算器，还要不要背九九表？……

但愿有人能沿着这个探索过程，最终找到一丝半缕的结果！

我无意把这本小册子写成让美国教授都头痛的哲理论著。

我有跨文化的经历和自己独特的视角：我在中、美两个不同的教育体制中读过书，教过书，研究过教育理论。